

岭南行

题记：我怕怠慢了心里最强烈的感动，所以把感谢写在前面。几天密集的行程，周到的接待，文化的盛宴，将是我对岭南一辈子忘不掉的回忆。多谢暨南大学的老师同学，再次回味暨南二字，我由衷的理解了“声教讫于四海”绝非虚言。幸甚至哉，我得以选择参与此次岭南文化之行；薪火相传，感动之余，我也将学习暨南的精神，尽自己的微薄之力，弘扬我们心目中落英缤纷的岭南文化。

粤剧，粤庙，越王墓；粤山，粤水，粤人情

几天的行程带我们见识了南越王墓，粤剧《花月影》，陈氏书院还有佛山的南风古灶。从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到错综有力的宗族系统，从推陈出新的现代粤剧到数百年来窑火不绝的旧式生计。更不用提名家大师辈出的粤绣，楼上楼下陈列的一流作品就好像把眼睛掉进了美不胜收的艺术原野——写到这里，已经顾不上详略得当了。篇幅有限，难以一一说尽。但所见所闻文质皆美，雕梁画栋仍历历在目，就让我从浓缩了三雕二塑的陈氏书院讲起吧。

北京城里见过无数王公贵胄的府邸。主人早已作了古，青砖灰瓦的建筑风格，令后来人为之肃穆。杭州有胡雪岩故居，外观也是如此，只是屋檐的角度应着南方多雨的气候翘得更高——从北到南，自以为见过不少，从不疑心中式飞檐是否有其他式样。

陈氏书院，就与众不同。香港同学来到的那天，大雨刚将一切灰尘洗刷，尽管天气仍然阴霾，黄色绿色的雕檐竟然会反着一层清亮的油光——那原来是岭南特有的灰雕和砖雕。尽管南方阴雨潮湿，匠人们还是一丝不苟的将一层层的光漆涂上灰塑。不像紫禁城一劳永逸的琉璃瓦，这漆禁不住三年的风雨侵蚀，便要重刷。据说匠人们刷好所有屋顶的砖恰好也是三年，我已经想象到这光彩照人的房子上从来就有一个不下去的粉刷匠，底下陈氏族人作揖嘘寒，上面可能是一个陈氏的匠人汗如雨下的维持着大屋的光鲜。学院其实就是一个祠堂，最中间的大厅供奉着供奉祖先们的牌，仿佛可以看见过去这里的香烟缭绕，陈姓家人一批接一批，沐浴，斋戒，虔诚的祭拜。我想，每个人脑海里心心念念着的，都一定关于祖先的希望和童年的梦想。

来来往往的学子，进京赶考渴望一朝金榜题名；为了避免麻烦而将祠堂改名为书院——从中或许也可以窥见当时岭南地位的一丝尴尬。向中原文化索求，受遥远政权左右。尽管建筑风格美轮美奂，却依然在正统和创新之间游走，挣扎着寻找自己与中原的平衡。

说到这里，我想起了前几天看的粤剧《花月影》。古典的才子佳人，男子身上漫卷的书生气和红船姑娘们的一颦一笑，都继承自中国古典的创作与欣赏模式。而剧情的推进则明显优于过去，最大的保持了观众的新鲜感——只是最后悲剧的揭晓太过冗长，我提前半小时已经预知了结果，但是两人的感情戏还是咿咿呀呀的不停。据说衡量悲剧有一个标准，那就是剧中人身陷无法逃脱的困境——但是《花月影》让我着急的地方也在于此，男主角明明可以放女主角逃跑，或者换另一个苦命人送上贼船——但是他却没有。这个困境或许有囿于官本位时代的一面，但是其实在当时依旧有解决方式——明明可以大团圆的悲剧让我有点泄气。但《花月影》的艺术手法也不失为一种向前的探索。记得青年版《牡丹亭》的表现手法，是将古典戏剧的唯美发挥到极致，收获了社会上的大量好评——但反而我觉得粤剧《花月影》式的探索更有意义。唯美可以让一部戏流芳千古，但是故事才可以让一切戏生机勃勃。

岭南文化有独创性，吸收借鉴，海纳百川，融为自己所用——但是有两个问题始终难以解决。一是长期在文化上的积弱，就好像此次出行，我们从南越王的恢弘气派一下就跳到了清末的新辉煌，中间的两千年似乎始终默默无闻，让广大的群众以为这中间只有荔枝，即使有陈氏书院这样的大美之地，也因为多数人的轻视而从未被人标榜为华夏代表，大书特书。二是吸收借鉴均衡发展，缺失了岭南文化的长板。雕梁画栋胜不过北京，舶来的浪漫又输给了巴黎，三雕二塑锦绣华章，尽管让人眼前一亮，却又不足以让来客彻底倾倒。于是尽管岭南并非文化贫瘠之地，却总是给外人留下空空如也的印象。

不管如何，我们一行人有福，见识到了岭南文化的真实一面——好像金子总会发光，假以时日，岭南文化也一定迸发万丈霞光。

那时人们眼中的岭南，不再是曾经的荔枝乡下，越女新妆出镜心，眼前的分明是衣钵华夏。

后记：暨南大学美不胜收，特意写了一点回忆性小诗——希望暨南的同学喜欢。

如临暨南

如临暨南
三三两两
绕着新面庞

并株金兰
暗语明言
连枝翼鸟不宣

也会有人
代梨花幽咽
袖卷清泪阑干

或许我该
发呆片刻
重温细腻流年

此情可再，此境可来，此心可缅怀
斯景如旧，斯时怀春，只斯人难再

偶恍从前
交筹千盏
齐唱羽衣霓裳

今宵无妨
对影凄凉
慰叹行路匆忙